

近 15 年来《现代汉语词典》“词意识”的发展研究

尚永云,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摘要:《现代汉语词典》从 2005 年第 5 版开始,在区分词和非词的基础上标注词性,实践了词意识。《现代汉语词典》在第 6 版、第 7 版的修订过程中,“词意识”得到不断强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在词性标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问题出现的原因和相关解决方案的研究还不系统、不成熟。《现代汉语词典》和其他词典之间的比较研究成果还很单薄。今后《现代汉语词典》词意识相关研究应该把重心从描写为主转向描写和解释并重,注重加强和其他词典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词意识;词和非词;词性标注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6-0008-08

《现代汉语词典》(下面简称“《词典》”)是一部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词典,体现着收词审慎、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特点。基于《词典》是从第 5 版开始区分词和非词的现实,我们通过中国知网搜集整理 2005 年到 2020 年的有关研究文献,总共得到有关“《词典》”的研究文献 846 篇,筛选出与“词意识”相关的研究文献 40 余篇。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了近 15 年来《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以及与其他词典的比较研究。

一、《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

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意识”就是注重词的感知,能够辨认词和非词。李敬国认为“词意识”就是指人们在说话、听话或者写文章、读文章的时候对表现语言意义的基本符号——词,能够自觉地加以把握的意识^[1]。彭泽润的《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对词的概念、确认原则和词式书写等理论进行了分析^[2]。《词典》从第 5 版开始给 1 个字记录的语素区分词和非词,为培养大众的词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人只有“字意识”没有“词意识”,这是因为在古代汉语系统中,1 个

字就是 1 个词。到了现代汉语系统中,词和字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古代汉语的词典也叫做字典。彭泽润、丘冬认为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要想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3]。

《词典》作为一部中型语言词典,在培养公众词意识和规范汉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95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为了规范汉语和推动语言教学服务,国务院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词典》。1973 年《词典》(试用本)出版,收词 53000 多条。1978 年《词典》第 1 版出版,收词 56000 多条。从《词典》两个版本收词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词典》是与时俱进的。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了《词典》(第 2 版),1996 年出版了《词典》(第 3 版),2002 年出版了《词典》(第 4 版)。《词典》1—4 版本的修订主要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增删词条内容,目的是使《词典》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汉语教学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但是《词典》1—4 版本没有区分单音节的词和单音节的语素,没有给词标注词性,还不是典型的词典。2004 年出版的李行健主编的《现代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立项项目“语文现代化创新发展研究”(21STA031);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思政教育融入语言规划(研究生)和语言现代化(本科生)课程的实践和研究”(XYJ2021GA02)

作者简介:尚永云(1994—),女,安徽阜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彭泽润(1963—),男,湖南衡山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汉语规范词典》是第一次全面进行词性标注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但是标注词性的基础不牢固。因为它连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都没有区分,一律当做词标注词性^{[4]38}。从2005年以后,《词典》(第5版)在区分词和非词的基础上给词标注词性。这里选取《词典》第1版、第3版、第5版、第7版给字条“非¹”的解释情况,考察《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的历程。

1.《词典》第1版:

非¹fēi,①错误;不对(跟“是¹”相对):明辨是非|习非成是|痛改前非。
②不合于:非法|非礼|非分(fèn)。
③不以为然;反对;责备:非难|非议|无可厚非。
④不是:非卖品|非无产阶级思想|答非所问|非笔墨所能形容。
⑤跟“不”呼应,表示必须:非下苦功不可。
⑥〈口〉必须:不行,我非去(一定要去)。^{[5]307}

2.《词典》第3版:

非¹fēi,①错误;不对(跟“是¹”相对):是非|习非成是|痛改前非。
②不合于:非法|非礼|非分(fèn)。
③不以为然;反对;责备:非难|非议|无可厚非。
④不是:非卖品|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司机不得开车|答非所问|非笔墨所能形容。
⑤跟“不”呼应,表示必须:要想做出成绩,非下苦功不可。
⑥必须;偏偏:不行,我非去(一定要去)!
⑦〈书〉不好;糟:景况日非。^{[6]362}

3.《词典》第5版:

非¹fēi,①错误(跟“是”相对):是非|习非成是|痛改前非。
②不合于:非法|非礼|非分(fèn)。
③不以为然;反对;责备:非难|非议|无可厚非。
④动不是:答非所问|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⑤前缀。用在一些名词性成分的前面,表示不属于某种范围:非金属|非晶体|非司机。
⑥副跟“不”呼应,表示必须:想要做出成绩,非下苦工不可。
⑦副一定要;偏偏:不行,我非去!
⑧〈书〉不好;糟:景况日非。^{[7]393}

4.《词典》第7版:

非¹fēi,①错误(跟“是”相对):是

非|习非成是|痛改前非。
②不合于:非法|非礼|非分(fèn)。
③不以为然;反对;责备:非难|非议|无可厚非。
④动不是:答非所问|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⑤前缀。用在一些名词性成分的前面,表示不属于某种范围:非金属|非晶体|非处方药。
⑥副不:非同小可|非同寻常。
⑦副跟“不可、不成、不行”呼应,表示必须(口语中“不可”等有时可以省略):要想做出成绩,非下苦功不可|你让我去,我非去!
⑧〈书〉不好;糟:景况日非。^{[8]375}

从上面《词典》不同版本对字条“非¹”的解释可以看出,《词典》的词意识是不断得到强化的。《词典》从第5版开始给1个字记录的语素区分词和非词,并且给成词义项标注词性。例如《词典》(第5版)就给“非¹”的义项④、⑥、⑦标注了词性,这是词意识不断强化的表现。另外,《词典》也不断修订和调整字条的释义和例句。例如和第3版相比,《词典》(第5版)增加了“非¹”的义项⑤。和第5版相比,《词典》(第7版)义项⑦的释义和举例也得到了调整。《词典》从第5版以后,能够在区分词和非词的基础上给词标注词性,不断调整释义和例句,这是《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的表现。

但是《词典》在实际编写中没有把正确的词意识贯穿始终,还存在一些偏离目标的现象:把大于词的词组和不成词语素当做词,混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语言系统。《词典》给单字词举例的时候,还停留在2005年前把单字记录的语素和词混淆举例的状态。例如《词典》(第7版)给“非¹”的义项④标注动词,用成语“答非所问”进行举例。成语是词,这一点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落实得很好。因此,“非¹”的义项④是不成词语素。

二、《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取得的成绩

词典肯定是要对词这个对象进行解说。词典在选词、释义和排列方面应该从“词”的观念出发,把“词”做为单位^[9]。由于中国汉语的书面语一直用文言文,文言文基本上用1个字记录1个词。推广普通话以来,书面语还有大量夹杂文言词的现象。因此1个字展现的字条,

一直难以区分词和非词。《词典》从第5版开始全面区分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关于《词典》词意识不断强化取得的成绩,彭泽润认为,2005年版本的《词典》是第一个全面区分词和非词的普通话词典。《词典》区分词和非词是非常彻底的,有里程碑式性质的意义,而且更加有权威性^{[4]38}。《词典》全面区分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做法是其他语文词典需要学习的。特别是在使用拼音的方面,《词典》从最早的版本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坚持词意识,按照词的单位拼写。尽管《词典》在成语的拼写方面比正词法的步伐滞后了几十年,但是它依然走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前面,是拼写汉语方面的现代化表率。

符淮青从3个方面概括了《词典》在区分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方面做出的系统努力:(1)区分古代汉语的词和现代汉语的词;(2)在现代汉语词的平台上确认词和非词;(3)对词逐个进行词性确认^[10]。侯瑞芬肯定了《词典》用现代汉语系统标准来区分词和非词。例如《词典》(第5版)中给“霸”的义项③标注的是名词,举例有“反帝反霸”;第6版就删除了“霸”义项③的名词词性,看做是不成词语素。《词典》(第6版)是根据词和非词的判断标准来增删词类标注^[11]。

三、《词典》词意识存在的不足

尽管《词典》在修订过程中词意识在不断强化,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在词和非词区分上存在不足;在词和非词区分上存在误区;在词性标注上存在问题。

(一)在词和非词区分上存在不足

词和非词的区分是一个系统工程。《词典》在解释字条的时候,缺乏共时系统的理论意识,主要表现在把不成词语素和大于词的词组当做词。

一是《词典》存在把不成词语素当做词的误区。曹家鹏指出了《词典》(第6版)把“人”的前2个义项看做词是不准确的,因为“人”的前2个义项都是不成词语素。他设计了问卷来验证,结果显示《词典》把“人”的前2个义项处理成词是不符合大众语感的^[12]。“人”在文言用法中能够单独使用,但在现代汉语环境中是没

有充当词的资格的。《词典》编写人员只有站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角度,才能够科学判断词和词性,使之符合大众语感。《词典》(第7版)仍然保持了第6版“入”的词性标注情况。

二是《词典》把大于词的词组当作词。例如杨旭考察了“费事”在《词典》不同版本的词性标注情况,认为各版词性判断差异的根源在于词和词组比较难区分^[13]。词和词组难以区分还是在于对词的认识存在偏差。如果坚持现代汉语的共时意识,“费事”当然是词,因为分开用就缺乏自由性。也有学者发现《词典》各版对词组、熟语、成语概念的种属关系梳理得不够清楚。比如李小平发现《词典》存在把成语当做词组的误区^[14]。成语是古代汉语的词组,是现代汉语里的复合词。《词典》从第6版开始,全面落实《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不再拒绝把成语拼写成一个词了。但《词典》把成语拼写成一个词以后,没有配套给成语按照词标注词性,就是因为对成语的性质还停留在过去的错误认识上。再比如曹慧菊、彭泽润指出了《词典》(第7版)用复合词“女工”给“女”的义项①举例。“女工”并不是词组,因为“女工”中的“工”是不成词语素,不适合做属性词“女”的举例^[15]。

还有学者发现《词典》存在词和非词区分上的不足是排版错误造成的。李慧发现《词典》(第5版)把“一端 yī duān 夔”拼音分写了,还标注了词性^[16]。《词典》(第5版)把“一端”拼音分写其实是拼写排版失误,《词典》第6版和第7版就拼写成一个词了。

(二)在词和非词区分上存在误区

一是把不同单位混合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系统中。比如徐枢、谭景春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汇是一个不同质的系统,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次:口语、书面语、专业用语。单字能不能单用不能完全依据口语,也要适当照顾到书面语和专业用语。他们认为不能只承认口语中能单用的是词,也应该承认书面语、专科文献中能单用的是词,应该把成语看做非词^[17]。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北京话的口语标准,不能兼顾夹杂的文言词。特别是像“时、已”等这样的文言词,在现代汉语环境中已经是不成词语素。如果同等当做现代汉语的词,就混淆了不同的语言系统。即使要给这些经常夹杂使用的文言词标注词性,也要特别标记〈书(书面)〉或者〈文(文

言)》。

二是判断词的系统前提有些偏差。姜文振考察了《词典》(第 5 版)“战¹”的义项:①战争,战斗。宣~|停~|持久~◇商~;②进行战争或战斗。~胜|百~百胜|愈~愈勇。他认为“战¹”是成词语素,义项①应该标注名词,义项②标注动词^[18]。我们认为《词典》没有给“战¹”的两个义项标注词性是对的。“战¹”在古代汉语中可以成词,但是到了现代汉语环境中是不成词语素。面对夹杂在普通话中的文言词它还是文言词,不能因此默认它是现代汉语的词。

三是没有能区分词组结构的句法关系和复合词结构的词法关系。李慧用“不错”做例子考察《词典》(第 5 版)双音节词目拼音分写的情况:“不错 bùcuò 形”,①对,正确;②不坏,好。李慧认为义项①其实是词组义,义项②是从词组义发展来的词义。由于《词典》(第 5 版)把条目进行合并,拼音连写掩盖了第一个义项做为词组义的情况^[16]。我们认为“不错”表示“正确”义的时候,不是词组“不+错”。“对”跟词组“不对”对应,“错”跟词组“没有错(没错)”对应。因此“不+错”没有句法组合关系,只是词法融合关系。

四是在成语的认识上,坚持按照古代汉语的标准确定成词组。王飙认为《词典》(第 5 版)没有彻底解决成语拼音分写和连写方面的问题,是因为编写人员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系统中游移不定。他建议用古代汉语标准给成语分词,还认为《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成语当做一个词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起来也非常困难^[19]。我们认为用古代汉语标准来给成语分词,跟《词典》的共时编写标准背道而驰。词必须具有句法能力,成语中的语素往往有一个或者几个在现代汉语中没有句法能力,因此必须整体做现代汉语的词。我们应该坚持共时原则,用现代汉语标准来给成语分词。

五是没有准确认识隔音符号的价值。隔音符号就是词意识实践的具体表现。彭泽润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中的隔音符号就是为正词法做准备的^{[4]196}。刘振平建议尽量减少隔音符号的使用。他认为隔音符号虽然是为了避免音节界限发生混淆,但是《词典》实际上在不会发生音节界限混淆的 2 个音节之间也加了隔音符号。例如《词典》(第 5 版)中“答案 dá’àn”“木偶

mù’ǒu”,这 2 个词中的 2 个音节之间不用隔音符号也没有人会混淆音节界限。这违背《汉语拼音方案》力求减少隔音符号的使用原则^[20]。刘振平的建议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破坏了隔音符号使用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大众掌握和使用。

(三)词性标注存在的问题

词性标注是对一个词的词性进行确认。关于《词典》词性标注存在的不足的研究成果很多,涉及的角度也比较多元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词典》词性标注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是《词典》词性标注不够准确。王晖认为《词典》给“高档”标注属性词并不准确,只标注形容词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人们就会以为“高档”不能做谓语^[21]。应利、叶秋生考察了《词典》中“便民”等词的词性标注情况。例如《词典》给“便民”标注的是属性词,但是现代汉语中,“便民”除了做定语,还可以做谓语、宾语、受程度副词修饰,例如“想一想如何便民”。所以“便民”标注成动词可能更适合^[22]。王专考察了《词典》(第 5 版)属性词词性标注情况,比如“廉价”标注的是名词。她认为“廉价”应该标注属性词,因为它已经具有了形容词用法。例如“廉价商品”里的“廉价”可以做定语,有时候也可以做状语,例如“廉价出售”^[23]。

二是《词典》词的词性标注不全面。例如郑献芹指出了《词典》(第 5 版)给“进展”标注的是动词,还应该标注名词并且设立名词义项,例如“工作有~”^[24]。潘彦彩也提出了跟郑献芹一样的问题。例如《词典》(第 7 版)给“冷笑”标注的是动词,没有名词词性^[25]。杨旭在探讨《词典》兼类词词性标注问题的时候,认为类似“学习”这类词不仅要标注动词,也要标注名词^[26]。我们认为,类似“进展、冷笑”这样的词是否应该增加名词词性义项,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涉及的同类现象很多,无法做出果断的选择。从《词典》(第 7 版)对“变化”的名词义项的例句“这几年家乡的变化特别大”来看,也应该把“进展”等大量类似的用于名词位置的动词叫做名词。可是,这样要全面改变汉语语法认识的传统观念:把动词名词化当做名词的常规,几乎所有动词都可以这样增加名词义项。把所有非名词的临时的自指功能当做词的一个

名词词类出现在《词典》中,这是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做法。《词典》首先应该区分典型的动词兼类名词的“编辑”“导演”等和动词临时做名词角色的“变化”等。代瑜^[27]、杜文涛^[28]也关注到《词典》存在词性标注不全面问题。

也有学者利用语料库方法进行考察。比如刘欣彤、苗宁基于国家语委语料库考察“知觉”“担当”2个常用词的词性和义项,发现《词典》(第6版)没有全面反映这2个词的词性和用法^[29]。牛瑶发现《词典》(第6版)只给“安全”标注了形容词,没有标注名词词性^[30]。吴崧、黄红霞考察了《词典》第5版和第6版只给“过分”标注了形容词,还应该标注副词的用法^[31]。李文浩指出了《词典》(第7版)给“小时”只标注了名词,还应该标注量词。他认为“每大约两个小时”中的数词“两”直接修饰“小时”,“两小时”表示时段,说明“小时”可以做量词^[32]。我们认为,词性标注应该分清主次,不能把词的临时用法当做词的一个词性。如形容词“过分”做状语意思没有明显变化,不必增加副词义项,这是形容词应该遵守的规范。

三是《词典》存在词性标注和释义不一致的现象。胡茜发现《词典》(第5版)给“全力”标注的是名词,释义是“全部力量或精力”。胡茜选择语料库方法来验证词性,以“全力付出”为例,建议《词典》给“全力”的释义应该是“用全部力量或精力”,标注副词更合适^[33]。《词典》(第6版)已经给“全力”增加了副词词性。我们认为“全力”在普通话中的名词用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不够典型。名词用法的搭配例子很少,例如“用尽全力”“竭尽全力”,还具有一定的文言性质。吴开秀认为《词典》(第6版)把外来词“猫²”标注成动词不合理。从释义本身“调制解调器的俗称”来看,很明显是个名词^[34]。《词典》(第7版)已经把“猫²”的词性标注成了名词。

四是《词典》存在词性标注和举例不匹配的现象。冯桂华发现《词典》(第6版)给“地下”的义项②标注属性词,举例有“转入~”。因为属性词不能做宾语,“转入地下”中的“地下”却充当了宾语,说明它应该是名词^[35]。本文赞同冯桂华的观点,因为名词具有属性词功能,属性词不能有其他词的功能。郭利芳发现《词典》(第6版)中“比方”标注的是动词,但是举例

“打~”体现的是“比方”的名词词性^[36]。查阅《词典》(第6版),发现“比方”“打比”标注的是动词。“打比方”应该是述宾词组,但是《词典》缺少“比方”的名词义项。苏蠹探讨了《词典》(第7版)中“名物化”现象的词性标注情况。例如“哀悼”,《词典》(第7版)中标注成“动词”,但是举例“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却出现在了宾语位置上,前边还带定语。这时候“哀悼”已经“名物化”了。苏蠹建议《词典》应该不对有争议的词目进行标注和举例,把条目“名物化”举例删除^[37]。我们认为苏蠹的观点体现了《词典》词性标注和举例要优先选择典型例子。既然是动词就要优先选择做述语和谓语的例子,不要用在特殊句法位置临时做名词性词组的中心语的例子。所谓的“名物化”,只是谓词在非动作句子中的临时功能,不能做名词处理。

2.《词典》词性标注存在问题的原因

尹洪波对比了《词典》第6版和第5版词性标注的差异,认为《词典》词性标注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对词类认识本身的分歧^[38]。胡静书认为《词典》(第6版)给“不懈”标注的是形容词,但是举例“不懈地努力”是副词词性。她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遵循用语法功能标准来确定词性的原则^[39]。《词典》认为“不懈”是形容词,意思是“不松懈”,例子是“坚持不懈|不懈地努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个词的词性真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不懈”并不能像“不松懈”一样可以做谓语。“坚持不懈”等用法其实是成语性质的复合词,不能丢掉“坚持”等搭配成份单独使用。如果认为是副词,但是又不好解释做定语的功能。不过“不懈”做定语也很特别,还是出现在临时做中心语的动词前。

3.《词典》词性标注问题的解决方案

给词标注词性一定要建立在辨认词和非词的基础上。尉迟楠认为《词典》给词标注词性的前提是明确区分词和非词,还要设置科学的词类体系和明确的词性鉴别标准,充分考虑词的语法功能;同时词性标注要兼顾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40]。本文认为尉迟楠提出的坚持一致性原则和尊重词的语法功能是可取的,这样能够提高词的释义的准确性。但是他提出的词性标注兼顾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混淆了不同的语言系统。徐艳华以《词典》兼类词标注情况为例,认为要明确义项确立的标准,同时还要基于

语料库方法,尊重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词典》词性标注还需要坚持一致性原则,内部标注标准更需要一致^[41]。也有学者从具体词类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例如曹保平认为结构主义中的层次分析法可以做为解决属性词词性标注的一种方案。《词典》给“单”标注的是属性词。但是“单人床”不能切分为“单”和“人床”,也不能切分为“单”“人”“床”,只能切分为“单人”和“床”。这是由结构层次决定的。因此,“单人”是属性词,而“单”只能是一个构词语素。“单人”符合属性词的句法功能,只做定语,不能做其他句法成份^[42]。

对《词典》词性标注存在诸多问题原因的研究还比较单薄,虽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从语料库和尊重语法功能等角度提供解决方案,但是道理好说,真正实践起来还是存在不足,尤其是兼类词、“名物化现象”、属性词等如何准确标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四、从比较中看《词典》词意识的优势

不同词典选择的词类系统和分词标准不同,在区分词和非词以及词性标注工作上也会不同。比较《词典》和其他词典区分词和非词以及词性标注的差异,可以突显《词典》词意识强化的优势,方便《词典》进一步改进编写工作。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3](以下简称《规范》)对于《词典》更科学地区分词和非词以及词性标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雷莉、鲜丽霞比较了《词典》和《规范》在词性标注上的不同,认为《词典》是在区分词和非词的基础上标注词性,所以只有成词的才标注。而《规范》是字头(词缀或非语素用字除外)一律按照义项标注词性,这样就不能正确区分词和非词。以“老龄”为例,《词典》标注的是属性词,释义是“老年的”,举例是“~大学”;而《规范》标注的是名词,释义是“老年,老年人”,举例是“~群体”^[44]。可见,跟《规范》相比,《词典》的词性标注更加准确。徐艳华比较了《词典》(第 7 版)和《规范》(第 3 版)兼类词词性标注差异,认为义项处理和分合等是导致两部词典兼类词标注差异的主要原因。以“巴结”为例,《词典》(第 7 版)标注的情况是:①动趋炎附势,奉承讨好。②〈方〉形容努力,勤奋;《规范》(第 3 版)标注的情况是:动趋炎附势,奉承讨好。徐艳华认为不同词典收词

原则不同会导致义项数量不同,从而影响词性标注的差异^[41]。《词典》会收录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但是《规范》原则上不收录没有稳定进入普通语文生活的方言词。

除了比较《词典》和《规范》,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词典》和其他词典的比较研究。颜湘茹、金仙儿比较了《词典》和《中韩词典》词性标注的差异。以“凑巧”为例,《词典》标注的是形容词,而《中韩词典》标注形容词和动词。由于“凑巧”后面不能带宾语,而且可以受到程度副词“很”修饰,“凑巧”应该标注形容词,所以《词典》的词性标注更加合理^[45]。赵慧用“廉价”做例子比较《词典》(第 5 版)和《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词性标注差异。《词典》(第 5 版)标注成名词,而《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标注成形容词。赵慧认为应该标注形容词,因为“廉价”可以受程度副词“很”修饰^[46]。《词典》(第 6 版)修订时已经给“廉价”标注成形容词了。

总体来看,涉及词典之间比较研究的成果还不系统、不成熟。从研究文献数量来看,只检索到 4 篇;从比较研究对象来看,学者们更关注《词典》和《规范》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还不够全面和多样化;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学者们更关注不同词典在词性标注方面的差异,比较研究的视角比较单一,没有涉及不同词典在编写方法和编写思想上的差异。通过比较《词典》和其他词典的编写差异,可以突显《词典》词意识强化的优势。正如于屏方、杜家利强调的,我们要努力开展以汉语词典为主体的词典比较研究,从而为我国的词典编纂服务,推动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47]。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词典》词意识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词典》区分词和非词以及词性标注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以描写为主。今后应该加强解释性研究,更多地去解释和说明《词典》不能准确辨认 1 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的原因;进一步探讨《词典》词性标注问题出现的原因,比如没有时空规范意识、没有尊重语法功能等。词典编写人员以及研究者要不断加强语言理论素养。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才能从“字”的束缚中出来,实现现代化词典的编写实践。今后还要注重加强《词典》和其他词典在编写方法和编写思想方面的比较研究,

从而提高自身的编写质量。同时,加强词典之间的比较研究,还能够引导学习者对词典的甄别和使用,培养学习者的词意识。

参考文献:

- [1] 李敬国. 积极提倡汉字“词式”书写[J].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4(2).
- [2] 彭泽润. 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 [3] 彭泽润, 丘冬. 现代汉语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的现代化[J]. 辞书研究, 2003(6).
- [4] 彭泽润. 词的理论及其应用——中国语言现代化展望[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9] 邹酆. 汉语语文词典编纂理论现代化的百年历程[J]. 辞书研究, 2000(3).
- [10] 符淮青. 略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注词类的作用[J]. 辞书研究, 2006(2).
- [11] 侯瑞芬. 《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的修订及反思[J]. 辞书研究, 2017(4).
- [12] 曹家鹏.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入”字条词意识得失及公众词感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7).
- [13] 杨旭. 《现代汉语词典》兼类词词类标注修订例析[J]. 辞书研究, 2019(1).
- [14] 李小平. 《现代汉语词典》“词”“语”观献疑[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 [15] 曹慧菊, 彭泽润.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词意识的得失研究——从“女”字条考察[J]. 湘南学院学报, 2020(3).
- [16] 李慧. 《现代汉语词典》双音节词目拼音分写原则探析[J]. 辞书研究, 2008(2).
- [17] 徐枢, 谭景春. 关于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词类标注[J]. 辞书研究, 2006(1).
- [18] 姜文振.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类标注问题刍议[J]. 肇庆学院学报, 2008(3).
- [19] 王飙. 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谈成语拼音分连写标准[J]. 辞书研究, 2009(1).
- [20] 刘振平. 尚议《现代汉语词典》中隔音符号的使用原则[J]. 辞书研究, 2010(4).
- [21] 王晖.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类标注得失刍议[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3).
- [22] 应利, 叶秋生.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几个属性词标注存疑[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4).
- [23] 王专.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属性词标注失误及相关思考[J]. 语文知识, 2012(3).
- [24] 郑献芹.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性标注失当举隅[J]. 新乡学院学报, 2010(5).
- [25] 潘彦彩.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性标注指瑕[J]. 语文知识, 2011(1).
- [26] 杨旭. 《现代汉语词典》5/6版兼类词词类标注研究综述[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6(3).
- [27] 代瑜.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和《现代汉语词典》(2005)——虚词词类标注对比研究[J]. 群文天地, 2012(15).
- [28] 杜文涛. 现代汉语词典对“真心”词性的标注商榷[J]. 柳州师专学报, 2013(4).
- [29] 刘欣彤, 苗宁.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词典》常用词词性及义项考察——以“知觉”、“担当”为例[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6(3).
- [30] 牛瑶.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双音节反义词条词类标注研究[D]. 成都: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 [31] 吴崧, 黄红霞. 《现代汉语词典》对几个词语词性的认定[J].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7(5).
- [32] 李文浩.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时量词”的词类标注及其相关问题[J]. 语言学论丛, 2018(1).
- [33] 胡茜.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全力”词性标注指瑕[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
- [34] 吴开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猫~2”词类标注指瑕[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 [35] 冯桂华.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词性标注与例证不相配的类别[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8).
- [36] 郭利芳.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词性标注考察分析[D].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 2016.
- [37] 苏蠹.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词性标注商榷[J]. 新乡学院学报, 2018(2).
- [38] 尹洪波. 《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变化的统计与评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3).
- [39] 胡静书. 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词性标注与例句不一致问题[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5(6).
- [40] 尉迟楠. 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问题刍议[J]. 语文学刊, 2012(4).
- [41] 徐艳华.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兼类词标注差异研究[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 [42] 曹保平. 从《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看属性词[J]. 汉字文化, 2010(2).
- [43]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文出版社, 2014.
- [44] 雷莉, 鲜丽霞.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词性标注差异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4(6).
- [45] 颜湘茹, 金仙儿. 《中韩词典》词性标注问题探索——与《现代汉语词典》对比[J]. 海外华文教育, 2016(5).
- [46] 赵慧.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词类标注比较研究[D]. 烟台: 鲁东大学, 2016.
- [47] 于屏方, 杜家利. 近三十年来国外词典对比研究的现状与特点——以《国际词典学》为例[J]. 辞书研究, 2016(1).

Research on Word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in Recent 15 Years

SHANG Yongyun, PENG Zeru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5th e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in 2005, it has marked part of speech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words and non-words, and practiced word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of the 6th and 7th edition, word consciousness has been constantly intensified, 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os tagging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relevant solutions is not systematic and mature.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results are very thin betwee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other dictionaries. In future, the research on word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should shift from description to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with the other dictionarie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word consciousness; word and non-word; part of speech tagging
(责任编辑 梅 孜)